

魯迅傳

一種

亡友魯迅
印象記

許壽裳 著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

目次

小引	7
一 剪辮	9
二 屈原和魯迅	14
三 雜談名人	23
四 《浙江潮》撰文	30
五 仙台學醫	35
六 辦雜誌，譯小說	41
七 從章先生學	47
八 西片町住屋	54
九 歸國在杭州教書	59
十 入京和北上	64
一一 提倡美術	70
一二 整理古籍和古碑	74
一三 看佛經	82

一四	筆名魯迅	87
一五	雜談著作	92
一六	雜談翻譯	98
一七	西三條胡同住屋	105
一八	女師大風潮	110
一九	三一八慘案	117
二〇	廣州同住	123
二一	上海生活——前五年	129
二二	上海生活——後五年	141
二三	和我的交誼	157
二四	日常生活	168
二五	病死	177
	讀後記	192
	魯迅先生年譜	198

小引

魯迅逝世，轉瞬快到十一周年了。那時候我在北平，當天上午便聽到了噩音，不覺失聲慟哭，這是我生平為朋友的第一副眼淚。魯迅是我的畏友，有三十五年的交情，竟不幸而先歿，所謂「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因此陸續寫了十多篇紀念的文字，如《懷亡友魯迅》《懷舊》《魯迅的生活》《回憶魯迅》《關於〈弟兄〉》《魯迅和民族性研究》《〈民元

前的魯迅先生》序》《魯迅詩集》序》《魯迅的幾封信》等，都是「言之未盡，自視欷然」。近來，好幾位朋友要我寫這印象記，我也覺得還有些可以寫的。只是碌碌少暇，未能握筆，最近景宋通信也說及此事，有「回憶之文，非師莫屬」之語；我便立意隨時寫出，每章只標明目次，不很計其時間之先後。可惜現在身邊沒有《魯迅全集》，有時想找點引證，多不可得，這是無可奈何的！

一 剪辮

一九〇二年初秋，我以浙江官費派往日本東京留學，初入弘文學院豫備日語；魯迅已經在那裡。他在江南班，共有十餘人，也正在豫備日語，比我早到半年。我這一班也有十餘人，名為浙江班，兩班的自修室和寢室雖均是毗鄰，當初卻極少往來。我們二人怎樣初次相見，談些甚麼，已經記不清了。大約隔了半年之後吧，魯迅的剪辮是我對他的印象中要算最初

的而且至今還歷歷如在目前的。

留學生初到，大抵留著辮子，把它散盤在腮門上，以便戴帽。尤其是那些速成班有大辮子的人，盤在頭頂，使得制帽的頂上高高聳起，形成一座富士山，口裡說著怪聲怪氣的日本話。小孩們見了，呼作「鏘鏘波子」。我不耐煩盤髮，和同班韓強士，兩個人就在到東京的頭一天，把煩惱絲剪掉了。那時江南班還沒有一個人剪辮的。原因之一，或許是監督——官費生每省有監督一人，名為率領學生出國，其實在東京毫無事情，連言語也不通，習俗也不曉，真是官樣文章——不允許吧。可笑的是江南班監督姚某，因為和一位姓錢的女子有姦私，被鄒容等五個人闖入寓中，先批他的嘴巴，後用快剪刀截去他的辮子，掛在留學生會館裡示眾，我也興奮地跑去看過的。姚某便只得狼狽地偷偷地回國去了，魯迅剪辮是江南班中的第一個，大約還在姚某偷偷回國之先，這天，他剪去之後，來到我的自修

室，臉上微微現著喜悅的表情。我說：「阿，壁壘一新！」他便用手摩一下自己的頭頂，相對一笑，此情此景，歷久如新，所以我說這是最初的，而且至今還歷歷如在目前的一個印象。

魯迅對於辮子，受盡痛苦，真是深惡而痛絕之，他的著作裡可以引證的地方很多，記得《吶喊》便有一篇《頭髮的故事》，說頭髮是我們中國人的寶貝和冤家。晚年的《且介亭雜文》裡有云：

對我最初提醒了滿漢的界限的不是書，是辮子。這辮子，是砍了我們古人的許多頭，這才種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識的時候，大家早忘卻了血史，反以為全留乃是長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須剃一點，留一點，才可以算是一個正經人了。而且還要從辮子上玩出花樣來；……（《病後雜談之餘》）

魯迅回國之後，照例裝假辮子，也受盡侮辱，同書裡有云：

「不亦快哉」！……到了二千九百十一年，雙十，後來紹興也掛起白旗來，算是革命了。我覺得革命給我的好處，最大，最不能忘的是我可以從此昂頭露頂，慢慢的在街上走，再不聽到甚麼嘲罵。幾個也是沒有辮子的老朋友從鄉下來，一見面就摩著自己的光頭，從心底裡笑了出來道：哈哈，終於也有了這一天了。（同上）

魯迅的那篇絕筆《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且介亭雜文末編》）有云：

……假使都會上有一個拖著辮子的人，三十左右的壯年和二十

上下的青年，看見了恐怕以為珍奇，或者竟覺得有趣，但我卻仍然要憎恨，憤怒，因為自己是曾經因此吃苦的人，以剪辮為一大公案的緣故。我的愛護中華民國，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為了使我們得有剪辮的自由。假使當初為了保存古跡，留辮不剪，我大約是決不會這樣愛她的。

看了上面所引，魯迅在初剪辮子的時候，那種內心的喜悅，也就可以推測，無怪不知不覺地表現到臉上來了。

二 屈原和魯迅

魯迅在弘文學院時，已經購有不少的日本文書籍，藏在書桌抽屜內，如拜倫的詩，尼采的傳，希臘神話，羅馬神話等等，我看見了這些新書中間，夾著一本線裝的日本印行的《離騷》——這本書，他後來赴仙台學醫，臨行時贈給我了——稍覺得有點奇異。這也是早期印象之一。他曾經對我說過：「《離騷》是一篇自敘和託諷的傑作，《天問》是中國神話和傳說的

淵藪。」所以他的《中國文學史》上，關於《離騷》有這樣的話：

其辭述己之始生，以至壯大，迄於將終，雖懷內美，重以修能，正道直行，而罹讒賊。於是放言遐想，稱古帝，懷神山，呼龍虬，思佚女，申紓其心，自明無罪，因以諷諫。次述占於靈氛，問於巫咸，無不勸其遠遊，毋懷故宇。於是馳神縱意，將翱將翔，而眷懷宗國，終又寧死而不忍去也。

他的《中國小說史略》上，關於《天問》說：

若求之詩歌，則屈原所賦，尤在《天問》中，多見神話與傳說，如「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絲何所營？

禹何所成？康回憑怒，地何故以東南傾？」「崑崙縣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鯀魚何所？魋堆焉處？羿焉彈日？烏焉解羽？」是也。

記得郭沫若先生著《莊子與魯迅》一文，說魯迅熟於《莊子》，就其文章中慣用《莊子》的詞句摘了好多出來，這話是確當的。魯迅又熟於屈子，我也仿照就其幾首舊詩中，很粗略地摘一點出來，以見一斑。其中有全首用騷詞，如：

一枝清採妥湘靈，
九畹貞風慰獨醒，
無奈終輸蕭艾密，

卻成遷客播芳馨！

此外，如：

詞句	詩題	著作年份
荃不察	自題小像	一九〇三
扶桑	送增田涉君歸國	一九三一
美人不可見	無題	同上
浩歌	同上	同上
佳人	送〇〇君攜蘭歸國	同上
遺遠者	同上	同上

湘靈	湘靈歌	同上
浩蕩	無題	一九三二
洞庭木落	同上	同上
渺渺	同上	同上
春蘭秋菊	偶成	同上
華鐙	所聞	同上
玄雲	無題二者	同上
惆悵	同上	同上
無女耀高丘	悼丁君	一九三三
蛾眉	報載患腦炎戲作	一九三四
眾女	同上	同上
芳草變	秋夜有感	同上

又魯迅採作《彷徨》題詞的是：

朝發軔於蒼梧兮，
夕余至乎縣圃。
欲少留此靈瑣兮，
日忽忽其將暮。
望崦嵫而勿迫，
吾令羲和弭節兮，
路曼曼其修遠兮，
吾將上下而求索。

這八句正寫升天入地，到處受阻，不勝寂寞彷徨之感。

又魯迅在北平阜成門內，西三條胡同寓屋書室，所謂「老虎尾巴」者，壁上掛著一副他的集騷句，倩喬大壯寫的楹聯，其文為：

望崦嵫而勿迫；

恐鶉鴒之先鳴！

這表明格外及時努力，用以自勵之意。

我早年和魯迅談天，曾經問過他，《離騷》中最愛誦的是那幾句？他便不假思索，答出下面的四句：

朝吾將濟於白水兮，

登閬風而縈馬。

忽反顧以流涕兮，

哀高丘之無女！

依我想，「女」是理想的化身。這四句大有求不到理想的人誓不罷休之意，所以下文還有「折瓊枝以繼佩」之句。

至於說「《天問》是中國神話和傳說的淵藪」，也是正當的。可惜書中至今還有未得其解的地方，自近年來，卜辭出土，新證遂多，使難以索解之文漸次明白了。例如王國維先生考定了《山海經》中屢稱帝俊，俊就是帝嚳；又所說王亥（《大荒東經》）確是殷代的先祖。於是《天問》中，「該秉季德……恆秉季德……」，足以證明了「該」即王亥，乃始作服牛之聖。「恆」是王恆，也是殷的先祖。所以王先生說：

王亥與上甲微之間，又當有王恆一世，以《世本》《史記》所未載，《山經》《竹書》所不詳，而今於卜辭得之；《天問》之辭，千古不能通其解者，而今由卜辭通之，此治史學與文學者所當同聲稱快也。

三 雜談名人

二十世紀初年，我國譯界負盛名的有兩人：曰嚴復，曰林紓。魯迅受過這兩人的影響，後來卻都不大佩服了。有一天，我們談到《天演論》，魯迅有好幾篇能夠背誦，我呢，老實說，也有幾篇能背的，於是二人忽然把第一篇《察變》背誦起來了——

赫胥黎獨處一室之中，在英倫之南，背山而面野，檻外諸境，歷歷如在几下。乃懸想二千年前，當羅馬大將愷撒未到時，此間有何景物：計惟有天造草昧，人功未施，其藉徵人境者，不過幾處荒墳，散見坡陀起伏間；而灌木叢林，蒙茸山麓，未經刪治如今日者則無疑也。……

魯迅到仙台以後，有一次給我通信，還提及《天演論》，開個玩笑。大意是說仙台氣候寒冷，每天以入浴取暖。而仙台浴堂的構造，男女之分，只隔著一道矮的木壁。信中有云：「同學陽狂，或登高而窺裸女。」自注：「昨夜讀《天演論》，故有此神來之筆！」

嚴氏譯《天演論》，自稱達旨。為甚麼稱達旨呢？只要取赫胥黎的原本——《進化和倫理學》，和嚴氏所譯一對照，便可了然。原本中只是一

節，而譯本擴充為一篇。達是達了，究竟不能說是譯書的正法。他又譯穆勒的《名學》，亞丹斯密的《原富》，斯賓塞的《群學肄言》，甄克思的《社會通詮》，較為進步。總之，他首開風氣，有筆路藍縷之功。魯迅時常稱道他的「一名之立，旬月踟躕，我罪我知，是存明哲」，給他一個輕鬆的綽號，叫做「不佞」。——魯迅對人，多喜歡給予綽號，總是很有趣的。後來，我們讀到章太炎先生的《社會通詮商兌》，有云：

就實論之，嚴氏固略知小學，而於周秦兩漢唐宋儒先之文史，能得其句讀矣。然相其文質，於聲音節奏之間，猶未離於帖括。申天之態，回復之詞，載飛載鳴，情狀可見，蓋俯仰於桐城之道左，而未趨其庭廡者也……

從此魯迅對於嚴氏，不再稱「不佞」，而改稱「載飛載鳴」了。

林紓譯述小說有百餘種之多，也是首開風氣的事業。他不諳原文，係經別人口述，而以古文筆法寫出。出版之後，魯迅每本必讀，而對於他的多譯哈葛德和科南道爾的作品，卻表示不滿。他常常對我說：「林琴南又譯一部哈葛德！」又因其不諳原文，每遇敘難狀之景，任意刪去，自然也不以為然。

嚴林二人之外，有蔣智由，也是一位負盛名的維新人物而且主張革命的。他居東頗久，我和魯迅時常同往請教的，尤其在章先生上海入獄的時候。他當初還未剪辮，喜歡帶一頂圓頂窄檐的禮帽，通俗所謂紳士帽者是。他的詩文清新，為人們所傳誦，例如《送匈奴山人歸國詩》：

亭皋飛落葉，鷹隼出風塵。

慷慨酬長劍，艱難付別尊。

敢云吾髮短，要使此心存。

萬古英雄事，冰霜不足論！

匈奴山人指吾友陶煥卿，歸國是為的運動革命。煥卿名成章，是一位革命元勳，留學未久，即行返國，生平蓬頭垢面，天寒時，用草繩做衣帶，芒鞋日行八九十里，運動浙東諸縣的豪俊起義，屢遭危難，而所向有功。又遊南洋群島，運動僑民。辛亥年自爪哇歸時，浙江已反正了，舉湯壽潛為都督了，煥卿被任為參議，鬱鬱不得志，自設光復軍總司令部於上海，募兵，為忌者所暗殺。我撰輓聯有云：「看今日江山光復，如火如荼，

到處染我公心血。」觀雲這首詩的頭兩句，就很可能映出煥卿的時代背景及其一鳴驚人的神采。

又有一首是「金陵有閹祀湘鄉曾氏，懸額：『江天小閣坐人豪』，有人以擘窠大字題其上曰：『此殺我同種漢賊曾國藩也。』詩以記之。」

「江天小閣坐人豪」，

收拾河山奉滿朝。

贏得千秋題漢賊，

有人史筆已如刀。

可是有一次，蔣氏談到服裝問題，說滿清的紅纓帽有威儀，而指他自己的西式禮帽則無威儀。我們聽了，頗感奇怪。辭出之後，魯迅便在路上

說：「觀雲的思想變了。」我點點頭。我們此後也不再去。果然，不久便知道他和梁啟超組織政聞社，主張君主立憲了。於是魯迅便給他一個綽號——「無威儀」。

四 《浙江潮》 撰文

一九〇二年春，革命元勳章先生避地東京，和國父會見，英傑定交，同謀革命，同時發起「中夏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以勵光復，並且撰書告留學生，極為沉痛。有云：「……願吾滇人無忘李定國，願吾閩人無忘鄭成功，願吾越人無忘張煌言，願吾桂人無忘瞿式耜，願吾楚人無忘何騰蛟，願吾遼人無忘李成梁！……」魯迅那時已在東京，當然受到這位革

命元勳的莫大的影響。

翌年，章先生在滬，又和同志公開講演革命，講稿輒在《蘇報》上發表，後來竟成了轟動全國的《蘇報》案。章先生和鄒容雖因此而入獄，然而革命黨的聲氣從此大盛，和清政府對質於公堂，儼然成了敵國之勢。這時候，東京方面，雜誌雲起，《浙江潮》也出世了。命名之始，就起了兩派的爭執；溫和的一派主張用浙江同鄉會月刊之類，激烈的一派大加反對，主張用這個名稱，來作革命潮湧的象徵。起初由孫江東，蔣百里二人主編。百里撰《發刊詞》，有云：「忍將冷眼，睹亡國於生前，剩有雄魂，發大聲於海上。」其最引人注意的，是登載章先生獄中的詩四首，最為魯迅所愛誦，現錄兩首於下：

獄中聞湘人楊度被捕有感二首 六月十八日

神狐善埋搢，高鳥喜回翔。

保種平生願，徵科絕命方。

馬肝原識味，牛鼎未忘香。

千載《湘軍志》，浮名是鎖縲。

衡嶽無人地，吾師洪大全。

中興沴諸將，永夜遂沉眠。

長策惟干祿，微言是借權。

藉君好頸子，來者一停鞭。

還有章先生的《張蒼水集後序》，也是魯迅所愛誦的，其末段有云：

……乃夫提師數千，出入江海，一呼南畿，數郡皆蒲伏，至江淮

讀後記

在新舊轉變期中的一個文化工作，社會改革者如魯迅先生，我們任何人都可以研究他，這是超乎捧與罵的一種任務。如眾所知，就他三十年的文筆生涯，正是研究近代文化史的不可少的強有力的佐證。但是，關於這方面，僅只從作者自身是不夠的，因之有渴求同時代有關係者的揭發。

許季葦先生是魯迅先生的同鄉，同學。而又從少年到老一直友好，更兼不時見面，長期同就職於教育部，同執教於各地，真可以算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知己好友。在這種彌足珍貴的情誼之下，我敢於請求許先生寫回憶，諒來不是冒昧的。

他們兩位是知交，個性卻不大相同。間嘗體察，他們在侃侃暢談的時候，也會見解略異。首先必是魯迅先生蹦起面孔沉默著。但過不多時，彼此又水乳交融，毫無隔閡地談起來了。不但和許先生如此，有時遇見別的老友齊壽山邵銘之先生等也會有此情狀的。奇怪的是齊、邵先生等也和許先生一樣，稍稍沉默之後又歡快地交談了。魯迅先生時常堅信地說：「季葦他們對於我的行動，儘管未必一起去做，但總是無條件地承認我所做的都對。」就這樣，他們的友誼互相堅守信賴。就這樣，魯迅先生常常引以自豪，認為生平有幾個生死不渝的至友。

有時也會聽見魯迅先生批評許先生人太忠厚了，容易被偽善者的假裝所蒙蔽：他相信這人是好的，結果卻會是或明或暗地首先反對他。因此時常為許先生操心。我也部分地同意魯迅先生的話。因為在女師大風潮發生的時候，堅持擁護楊蔭榆暗暗反對許先生的，就是他委以女附中主任的那一位。她有權術威脅那些畢業與快畢業的女中學生，不得不擁護楊蔭榆。使轉眼之間，從女中轉入女師大的同學態度為之丕變。使整個學生團體立刻分裂為二。

然而許先生的忠厚卻贏得魯迅先生的友情。不，他們互相的忠厚，真誠地遇見了。許先生一生朋友中，畢竟還有魯迅先生其人在內，因此又可以說魯迅先生的操心是過於仁慈了。只要把握著這份友情，其餘何足道呢？他們像友愛的親兄弟般相處，同仇敵愾，一見於對章士釗的暴謬，再見於廣東中山大學的辭職，無患得患失之心，惟大義凜然是見，

求之古人，亦不多遇，世情破薄之秋，得此頑廉懦立了。

被五四潮流激蕩了的青年，求知心是非常迫切的。不甘於初師畢業了此一生的我，原希望入大學，而被經濟限制了，轉而投入女師大，因此幸運地得在許先生當校長時濫充一學生。他和蔡子民先生約定，凡北大有學術講演，女師大學生可以盡量參加，而所有教師，也多自北大延聘。因此把女師大學生的程度無形提高了，這都是由於許先生苦心孤詣的佈置。然而擋不住一些擁護女人長女校的醉心之徒的播弄，在我入學校一年之後許先生辭職了。隨著北大派的教員也陸續解聘。繼之而來的是不孚眾望的人物，提高程度馬上要相反地受阻遏。在錦繡滿身，以文憑為增飾聲價者流自然毫不在意的。然而在千辛萬苦，半工半讀的自覺青年卻覺得是無比的打擊。因之風潮一發生，就堅不可拔。而許先生那時也自覺繫鈴解鈴，非已莫屬，不忍袖手旁觀，毅然在師生共同維持的

小小局面的宗帽胡同臨時學校裡擔任職務，直至學校恢復，才始讓賢而退。說到這裡，我記起許先生說：「魯迅對人，多喜歡給予綽號。」確是不錯。我的脾氣，平常是不大奔走師長之門的。但為了學校的事情，需要預備些官樣文章如寫呈文之類，我們是不大內行的，有時就迫得跑到魯迅先生府上去請教。一進門，耳邊常聽說「害馬來了。」四顧又沒有旁人，有時許先生卻在坐微笑。真弄得莫明其妙。後來聽的次數多起來，才猜出是在給我起的綽號。原來楊蔭榆把六個學生自治會的職員開除了，理由大約說是：「以免害群」。於是我們便成了害群之馬。直到現在，還在社會做「害馬」。

回憶是不輕的沉痛。幸而許先生能在沉痛中淘淨出一些真材實料，為我輩後生小子所不知不見，值得珍貴，而也給熱心研究這一時代一個文化工作者的一點真相。就是吉光片羽罷，也彌足珍視的了。除了許先

生，我們還能找到第二個人肯如此寫出嗎？這不但是我私人的感幸。

許先生來信一定要囑我寫篇序。他是我的校長，是嚴師，我不敢也不配寫序的。卻又不能重違師命，為讀後記。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九月九日

許廣平

魯迅先生年譜

凡例

一 先生自民國元年五月抵京之日始，即寫日記，從無間斷，凡天氣之變化如陰、晴、風、雨，人事之交際如友朋過從，信札往來，書籍購入，均詳載無遺，他日付印，足供參考。故年譜之編，力求簡短，僅舉犖犖大端而已。

二 先生著作既多，譯文亦富，另有著譯書目，按年排比，故本譜於此二項，僅記大略，未及詳焉。

三 先生著譯之外，復勤於纂輯古書，鈔錄古碑，書寫均極精美，譜

中亦不備舉。

四 先生工作畢生不倦，如編輯各種刊物，以及為人校訂稿件之類，必忠必信，貢獻亦多，譜中亦從略不述。

五 本譜材料，有奉詢於先生母太夫人者，亦有得於夫人許廣平及令弟作人建人者，合併聲明。

二十六年五月 日許壽裳記

民國前三十一年 清光緒七年辛巳西曆一八八一年先生一歲

八月初三日，生於浙江紹興城內東昌坊口。姓周，名樹人，字豫才，小名樟壽，至三十八歲，始用魯迅為筆名。

前二十六年 十二年丙戌 一八八六年 六歲

是年入塾，從從叔祖玉田先生初誦《鑒略》。

前二十四年 十四年戊子 一八八八年 八歲

十一月，以妹端生十月即夭，當其病篤時，先生在屋隅暗泣，母太夫人詢其何故，答曰：「為妹妹啦。」

是歲一日，本家長輩相聚推牌九，父伯宜公亦與焉。先生在旁默視，從伯慰農先生因詢之曰：「汝願何人得贏？」先生立即對曰：「願大家都贏。」其五六歲時，宗黨皆呼之曰「胡羊尾巴」，譽其小而靈活也。

前二十年 十八年壬辰 一八九二年 十二歲

正月，往三味書屋從壽鏡吾先生懷鑒讀。在塾中，喜乘間描畫，並搜集圖畫，而對於《二十四孝圖》之「老萊娛親」「郭巨埋兒」獨生反感。

先生外家為安橋頭魯姓，聚族而居，幼時常隨母太夫人前往，得在鄉村與大自然相接觸，影響甚大。《社戲》中所描寫者，皆安橋頭一帶之景色，時正十一二歲也。外家後遷皇甫莊，小皋步等處。

十二月三十日曾祖母戴太君卒，年七十九。

前十九年 十九年癸巳 一八九三年 十三歲

三月祖父介孚公丁憂，自北京歸。

秋，介孚公因事下獄，父伯宜公又抱重病，家產中落，出入於質舖及藥店者累年。

前十六年 二十二年丙申 一八九六年 十六歲

九月初六日父伯宜公卒，年三十七。

父卒後，家境益艱。

前十四年 二十四年戊戌 一八九八年 十八歲

閏三月，往南京考入江南水師學堂。

前十三年 二十五年己亥 一八九九年 十九歲

正月，改入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礦路學堂，對於功課並不溫習，而每逢

考試輒列前茅。

課餘輒讀譯本新書，尤好小說，時或外出騎馬。

前十一年 二十七年辛丑 一九〇一年 二十一歲

十二月礦路學堂畢業。

前十年 二十八年壬寅 一九〇二年 二十二歲

二月，由江南督練公所派赴日本留學，入東京弘文學院。

課餘喜讀哲學與文藝之書，尤注意於人性及國民性問題。

前九年 二十九年癸卯 一九〇三年 二十三歲
是年為《浙江潮》雜誌撰文。

秋，譯《月界旅行》畢。

前八年 三十年甲辰 一九〇四年 二十四歲

六月初一日，祖父介孚公卒，年六十八。

八月，往仙台入醫學專門學校肄業。

前六年 三十二年丙午 一九〇六年 二十六歲

六月回家，與山陰朱女士結婚。

同月，復赴日本，在東京研究文藝，中止學醫。

前五年 三十三年丁未 一九〇七年 二十七歲

是年夏，擬創辦文藝雜誌，名曰《新生》，以費絀未印，後為《河南》

雜誌撰文。

小說。

前四年 三十四年戊申 一九〇八年 二十八歲

是年從章太炎先生炳麟學，為「光復會」會員，並為二弟作人譯域外

前三年 宣統元年己酉 一九〇九年 二十九歲

是年輯印《域外小說集》二冊。

六月歸國，任浙江兩級師範學堂生理學化學教員。

前二年 二年庚戌 一九一〇年 三十歲

四月初五日祖母蔣太君卒，年六十九。

八月，任紹興中學堂教員兼監學。

前一年 三年辛亥 一九一一年 三十一歲

九月紹興光復，任紹興師範學校校長。

冬，寫成第一篇試作小說《懷舊》，閱二年始發表於《小說月報》第

四卷第一號。

注：以上月份均係陰曆。

民國元年 一九一二年 三十二歲

一月一日，臨時政府成立於南京，應教育總長蔡元培之招，任教育部員。

五月，航海抵北京，住宣武門外南半截胡同紹興會館藤花館，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八月任命為教育部僉事。

是月公餘纂輯《謝承後漢書》。

二年 一九一三年 三十三歲

六月，請假由津浦路回家省親，八月由海道返京。

十月，公餘校《嵇康集》。

三年 一九一四年 三十四歲

是年公餘研究佛經。

四年 一九一五年 三十五歲

一月輯成《會稽郡故書雜集》一冊，用二弟作人名印行。

同月刻《百喻經》成。

是年公餘喜搜集並研究金石拓本。

五年 一九一六年 三十六歲

五月，移居會館補樹書屋。

十二月，請假由津浦路歸省。

是年仍搜集研究造像及墓誌拓本。

六年 一九一七年 三十七歲

一月初，返北京。

七月初，因張勳復辟亂作，憤而離職，同月亂平即返部。

是年仍搜集研究拓本。

七年 一九一八年 三十八歲

自四月開始創作以後，源源不絕，其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記》，以魯迅為筆名，載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號，抨擊家族制度與禮教之弊害，實為文學革命思想革命之急先鋒。

是年仍搜羅研究拓本。

八年 一九一九年 三十九歲

一月發表關於愛情之意見，題曰《隨感錄四十》，載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號，後收入雜感集《熱風》。

八月買公用庫八道灣屋成，十一月修繕之事略備，與二弟作人俱迁入。

十月發表關於改革家庭與解放子女之意見，題曰《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載《新青年》第六卷第六號，後收入論文集《墳》。

十二月請假經津浦路歸省，奉母偕三弟建人來京。

是年仍搜羅研究拓本。

九年 一九二〇年 四十歲

一月，譯成日本武者小路實篤著戲曲《一個青年的夢》。

十月譯成俄國阿爾志跋綏夫著小說《工人綏惠略夫》。

是年秋季起，兼任北京大學及北京高等師範學校講師。

是年仍研究金石拓本。

十年 一九二一年 四十一歲

二三兩月又校《嵇康集》。

仍兼任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學校講師。

十一年 一九二二年 四十二歲

二月八月又校《嵇康集》。

五月譯成俄國愛羅先珂著童話劇《桃色的雲》。

仍兼任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學校講師。

十二年 一九二三年 四十三歲

八月遷居磚塔胡同六十一號。

九月小說第一集《吶喊》印成。

十二月買阜成門內西三條胡同二十一號屋。

同月，《中國小說史略》上卷印成。

是年秋起，兼任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及

世界語專門學校講師。

十三年 一九二四年 四十四歲

五月，移居西三條胡同新屋。

六月，《中國小說史略》下卷印成。

同月又校《嵇康集》，並撰校正《嵇康集》序。

七月往西安講演，八月返京。

十月譯成日本廚川白村著論文《苦悶的象徵》。

仍兼任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及世界語專門學校講師。

是年冬起為《語絲》週刊撰文。

十四年 一九二五年 四十五歲

八月，因教育總長章士釗非法解散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先生與多數教職員有校務維持會之組織，被章士釗違法免職。

十一月雜感第一集《熱風》印成。

十二月譯成日本廚川白村著《出了象牙之塔》。

是年仍為《語絲》撰文，並編輯《國民新報》副刊及《莽原》雜誌。

是年秋起，兼任北京大學，北京女子師範大學，中國大學講師，黎明中學教員。

十五年 一九二六年 四十六歲

一月女子師範大學恢復，新校長易培基就職，先生始卸卻職責。

同月教育部僉事恢復，到部任事。

三月，「三二八」慘殺案後，避難入山本醫院，德國醫院，法國醫院等，

至五月始回寓。

七月起，逐日往中央公園，與齊宗頤同譯《小約翰》。

八月底，離北京向廈門，任廈門大學文科教授。

九月《徬徨》印成。

十二月因不滿於學校，辭職。

十六年 一九二七年 四十七歲

一月至廣州，任中山大學文學系主任兼教務主任。

二月往香港演說，題為：《無聲的中國》，次日演題：《老調子已經唱完》。

三月黃花節，往嶺南大學講演。同日移居白雲樓。

四月至黃埔政治學校講演。

同月十五日，赴中山大學各主任緊急會議，營救被捕學生，無效，辭職。

七月演講於知用中學，及市教育局主持之「學術講演會」，題目為《讀書雜誌》《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

八月開始編纂《唐宋傳奇集》。

十月抵上海。八日，移寓景雲里二十三號，與番禺許廣平女士同居。

同月《野草》印成。

滬上學界，聞先生至，紛紛請往講演，如勞動大學，立達學園，復旦

大學，暨南大學，大夏大學，中華大學，光華大學等。

十二月應大學院院長蔡元培之聘，任特約著作員。

同月《唐宋傳奇集》上冊出版。

十七年 一九二八年 四十八歲

二月《小約翰》印成。

同月為《北新》半月刊譯《近代美術史潮論》，及《語絲》編輯。

《唐宋傳奇集》下冊印成。

五月往江灣實驗中學講演，題曰：《老而不死論》。

六月《思想山水人物》譯本出。《奔流》創刊號出版。

十一月短評《而已集》印成。

十八年 一九二九年 四十九歲

一月與王方仁，崔真吾，柔石等合資印刷文藝書籍及木刻《藝苑朝花》，

簡稱朝花社。

五月《壁下譯叢》印成。

同月十三日，北上省親。並應燕京大學，北京大學，第二師範學院，第一師範學院等校講演。

六月五日回抵滬上。

同月盧那卡爾斯基作《藝術論》譯成出版。

九月二十七日晨，生一男。

十月一日名孩子曰海嬰。

同月為柔石校訂中篇小說《二月》。

同月盧那卡爾斯基作《文藝與批評》譯本印成。

十二月往暨南大學講演。

十九年 一九三〇年 五十歲

一月朝花社告終。

同月與友人合編《萌芽》月刊出版。開始譯《毀滅》。

二月「自由大同盟」開成立會。

三月二日參加「左翼作家聯盟」成立會。

此時浙江省黨部呈請通緝「反動文人魯迅」。

「自由大同盟」被嚴壓，先生離寓避難。

同時牙齒腫痛，全行拔去，易以義齒。

四月回寓。與神州國光社訂約編譯《現代文藝叢書》。

五月十二日遷入北四川路樓寓。

八月往「夏期文藝講習會」講演。

同月譯雅各武萊夫長篇小說《十月》訖。

九月為賀非校訂《靜靜的頓河》畢，過勞發熱。

同月十七日，在荷蘭西菜室，赴數友發起之先生五十歲紀念會。

十月四五兩日，與內山完造同開「版畫展覽會」於北四川路「購買組合」

第一店樓上。

同月譯《藥用植物》訖。

十一月修正《中國小說史略》。

二十年 一九三一年 五十一歲

一月二十日柔石被逮，先生離寓避難。

二月梅斐爾德《士敏土之圖》印成。

同月二十八日回舊寓。

三月，先生主持「左聯」機關雜誌《前哨》出版。

四月往同文書院講演，題為：《流氓與文學》。

六月往日人「婦女之友會」講演。

七月為增田涉講解《中國小說史略》全部畢。

同月往「社會科學研究會」演講《上海文藝之一瞥》。

八月十七日請內山嘉吉君教學生木刻術，先生親為翻譯，至二十二日畢。二十四日為一八藝社木刻部講演。

十一月校《嵇康集》以涵芬樓影印宋本。

同月《毀滅》製本成。

十二月與友人合編《十字街頭》旬刊出版。

二十一年 一九三二年 五十二歲

一月二十九日遇戰事，在火線中。次日避居內山書店。

二月六日，由內山店友護送至英租界內山支店暫避。

四月編一九二八及二九年短評，名曰《三閒集》。編一九三〇至三一年雜文，名曰《二心集》。

五月自錄譯著書目。

九月編譯新俄小說家二十人集上冊訖，名曰《豎琴》。編下冊訖，名曰《一天的工作》。

十月排比《兩地書》。

十一月九日，因母病赴平。

同月二十二日起，在北京大學，輔仁大學，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師範大學，中國大學等校講演。

二十二年 一九三三年 五十三歲

一月四日蔡元培函邀加入「民權保障同盟會」，被舉為執行委員。

二月十七日蔡元培函邀赴宋慶齡宅，歡迎蕭伯納。

三月《魯迅自選集》出版於天馬書店。

同月二十七日移書籍於狄思威路，租屋存放。

四月十一日遷居大陸新村九號。

五月十三日至德國領事館為「法西斯蒂」暴行遞抗議書。

六月二十日楊銓被刺，往萬國殯儀館送殮。時有先生亦將不免之說，或阻其行，先生不顧，出不帶門匙，以示決絕。

七月，《文學》月刊出版，先生為同人之一。

十月，先生編序之《一個人的受難》木刻連環圖印成。

同月「木刻展覽會」假千愛里開會。

又短評集《偽自由書》印成。

二十三年 一九三四年 五十四歲

一月《北平箋譜》出版。

三月校雜文《南腔北調集》，同月印成。

五月，先生編序之木刻《引玉集》出版。

八月編《譯文》創刊號。

同月二十三日，因熟識者被逮，離寓避難。

十月《木刻紀程》印成。

十二月十四夜脊肉作痛，盜汗。病後大瘦，義齒與齒齦不合。

同月短評集《準風月談》出版。

二十四年 一九三五年 五十五歲

一月譯蘇聯班台萊夫童話《錶》畢。

二月開始譯果戈理《死魂靈》。

四月《十竹齋箋譜》第一冊印成。

六月編選《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並作導言畢，印成。

九月高爾基作《俄羅斯的童話》譯本印成。

十月編瞿秋白遺著《海上述林》上卷。

十一月續寫《故事新編》。

十二月整理《死魂靈百圖》木刻本，並作序。

二十五年 一九三六年 五十六歲

一月肩及脅均大痛。

同月二十日與友協辦之《海燕》半月刊出版。

又校《故事新編》畢，即出書。

二月開始續譯《死魂靈》第二部。

三月二日下午驟患氣喘。

四月七日往良友公司，為之選定《蘇聯版畫》。

同月編《海上述林》下卷。

五月十五日再起病，醫云胃疾，自後發熱未癒，三十一日，史沫特黎

女士引美國鄧醫生來診斷，病甚危。

六月，從委頓中漸癒，稍能坐立誦讀。可略作數十字。同月，病中答訪問者O.V.《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

又《花邊文學》印成。

七月，先生編印之《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出版。

八月，痰中見血。

為《中流》創刊號作小文。

十月，稱體重八十八磅，較八月一日增約二磅。

契訶夫作《壞孩子和別的奇聞》譯本印成。

能偶出看電影及訪友小坐。

同月八日往青年會觀第二回「全國木刻流覽會」。

十七日出訪鹿地互及內山完造。

十八日未明前疾作，氣喘不止，延至十九日上午五時二十五分逝世。

作者簡介

許壽裳

一八八三—一九四八，字季荪，號上遂，紹興人。文史學者、作家、教育家，魯迅、周作人的同學、至交。一九〇二年以浙江官費派往日本留學，入東京弘文學院補習日語，與魯迅相識。一九〇四年考入東京高等師範學校，並加入光復會。

一九一一年南京臨時政府成立，許壽裳赴南京籌建教育部。一九一二年隨部遷往北京，兼任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一九二三年出任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校長。一九二七年赴廣州中山大學任教，後很快辭職。一九四六年受陳儀之邀任台灣編譯館館長，後轉任台大中文系系主任。一九四八年二月十八日深夜，在台北寓所遭殺害。